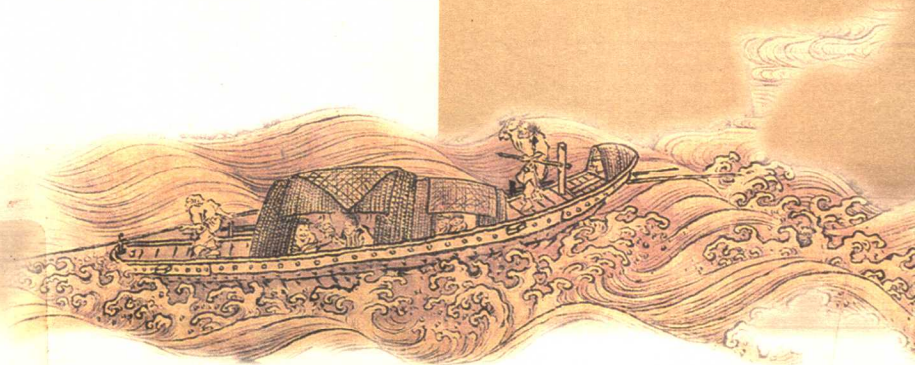


当 · 代 · 学 · 术 · 文 · 库

水经注 研究四集

陈桥驿 著



杭州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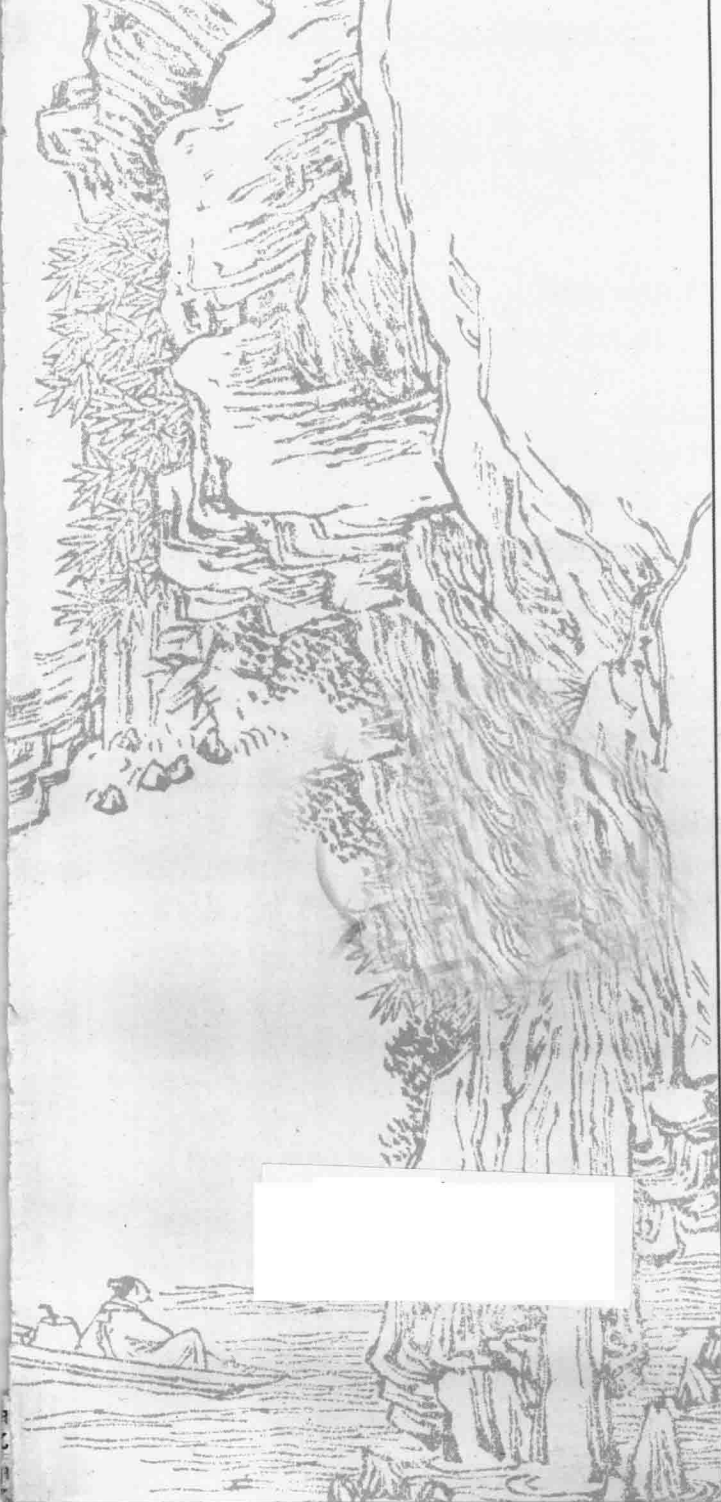
水经注
研究四集

王宗炎 著

K928.4/26

水经注研究四集

陈桥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经注研究四集/陈桥驿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3.4

ISBN 7-80633-547-1

I. 水... II. 陈... III. ①古水道-历史地理-中国
②水经注-研究 IV. K9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3546 号

水经注研究四集

陈桥驿 著

责任编辑 汤 敏 钱登科

封面设计 张 磊 李 莎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 286 号)

电话:(0571)85066612 邮编:310003

印 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43 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3-547-1/K·25

定 价 42.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从1985年起,我开始出版《水经注》研究论文集,已经先后出版了三集。现在出版第四集,或许也是我有生之年出版的最后一本《水经注》研究论文集。由于这一集是为了纪念家乡绍兴环城河与古运河的整治成功而整理付梓的,所以这是我对蒸蒸日上的家乡水利事业的一点心意;也是我学邨数十年,对家乡父老朋友们的一番交代。

为了阐述《水经注》与绍兴的关系,我特为此集写了《〈水经注〉记载的古代绍兴》一文。除了此文所叙邨注对古代绍兴的许多记载之外,《水经注》与绍兴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渊源。因为《水经注》是写水的书,如邨氏在《序》中所说:“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由于他毕生没有到过这个地区,对于这一带的记叙,包括古代绍兴在内,显然存在不少错误。但对于这个地区的水乡泽国,他是明确的。卷二九《沔水》经“又东至会稽馀姚县,东入于海”注中,他指出:“吴、越之国,三江环之,民无所移矣。但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旧渎,难以取悉,虽粗依县地,缉综所缠,亦未必一得其实也。”绍兴正是他笔下所谓“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的地方。

往年台北锦绣出版企业慕美国《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的风行全球,投入许多力量,编辑出版一种名为《大地》的地理杂志,而且仿《国家地理杂志》体例,力求图文并茂。总编辑曾广植先生因羨绍兴之名,派专人到杭州约我写一篇关于绍兴城的专文,我就以《绍兴水城》为题,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他们重视此文,作为刊物封面的标题文章。绍兴县志编委会提供照片,全文插入彩照近四十幅,其中东湖一幅,占了十六开版面的两个全版,发表于该刊1992年9月号。后来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绍兴水城》名扬台湾,绍兴被你写得像威尼斯一样了。”其实,把绍兴比作威尼斯,有记载可查的人是18世纪末叶的法国传教士格罗赛(Grosler)。《纳盖尔导游百科全书——中国卷》(Nagel's Encyclopedia Guide—China)中引了他的几句话:“它(按:指绍兴城)位于广阔而肥沃的平原中,四面被水所包围,使人感觉到宛如在威尼斯一样。”与威尼斯相比,绍兴是“万流所凑”、“枝津交渠”,城内是水,城外也是水,它实在要超过威尼斯。以《四集》纪念这个名闻遐迩的家乡水城,也是我的夙愿。

我的《三集》(原名是《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是1992年出版的。此后,我的郦学研究转向版本校注和郦道元传记方面。对于前者,因为我长期来希望校注一种以殿本为底本而参校较多别本的版本,所以几十年一直为这项工作作积累。在我国历史上,见到郦注版本最多的无疑是胡适,他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曾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举行过一次《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各种版本达四十一种。不过他展出的版本中,其中颇有些是雷同的,是一种版本的不同传刻。他以毕生的最后二十年时间利用版本考证,却不曾利用版本校出一种新的版本。我在拙作《水经注校释》的跋中说:

胡适利用他的名气看到许多版本,如费海玘所说:“三十五年(按:1946)胡先生回国,记者传出他研究《水经注》的话,于是上海的朋友纷纷把见过的《水经注》告诉他,北平的朋友亦然,于是全国的《水经注》都集中到他的寓所,达三大橱之多。”^①我则利用我的力气,同样看到许多版本,因为当年年轻能跑,跑遍国内收藏各种郦注版本的图书馆,跑到国外,也到处寻找。

所以,《水经注校释》参校的版本达三十三种,是历来参校本最多的本子。另外,我又应约点校了一种简化字的《水经注》。因为简化字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大势所趋,如我在此本《后记》所说:“为了让这个本子在今后能够长期通行,最重要的是要使此本摆脱繁体字的羁绊,用简化字排印。”所以此本是《水经注》的第一种简化字版本。

此外,由于出版社的约稿,我曾邀请了几位朋友,共同编写了两种《水经注全译》,用现代汉语逐字逐句地译写了此书。当时,文化界有一股反对古书今译的声浪,在某些权威媒体上出现了好几篇讨伐古书今译的文章。但我却持不同意见,认为今译并不是坏事,所以接受了这项任务,并在书的卷首写了表达我意见的序言。还为其中一种附有原文的译本,逐卷作了《题解》。令人欣慰的是,《全译》不仅在大陆受到欢迎,台湾中国古籍出版公司也向出版此书的出版社买去了在台出版的版权,经过几年加工,把原来的上下两册扩展为八册,装帧讲究,印刷精美。说明今译古书有它的社会基础,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

除了版本工作以外,这段时期中,我也对郦道元本人的毕生

^① 费海玘:《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行历和思想下了一点功夫。上世纪 90 年代之初,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先生主编一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约我撰写《酈道元评传》,对于这位在《魏书》本传只有三百零九字和《北史》本传只有六百一十二字(包括全录《魏书》三百零九字)的传主,我感到为他写一部详细的评传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我的责任。所以确实殚精竭虑,最后写成了二十余万字的书稿,并且在卷末作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索引》。此外,石家庄的一家著名出版社为了出版一套“人与自然旅行家系列”,特地赶到杭州面请我撰写《酈道元》这一册,重点在酈道元与自然界的联系。考虑到我对自然界原来就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因此接受了他们的约稿,写成了一册十七万字的小书,表达了我自己的若干观点。

此外就是《酈学札记》,这原来是我随读随写的酈学笔记,从念高中的时代就开始写作,后来在十年浩劫中冒险抢救了下来,事情详见我的《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中。以后由于某些媒体和期刊的约稿,从上世纪 90 年代之初,陆续整理,分别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和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世纪末,上海书店出版社为了组织一套“当代学人笔记”丛书而派人到杭州求稿。由于这些笔记的写作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其中有的是对酈学一知半解的青年时代写的,有的是在“文革”的恐怖时代写的,有的已经发表,有的尚未发表,所以不得不花时间重新整理,在若干篇末加写一个《附记》,最后又写了一篇《自序》,并且应前辈史念海先生之嘱将《自序》提前在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此书出版以后,却意外地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估计有二三十封,我没有保留这些信件,因为他们实在不是研究酈学的。多数来信都是对《自序》的称赞和为几篇《附记》叫好,并且表示他们的同情和愤慨,也有长篇大论,诉说自己在“文

革”中的遭遇和不幸。我虽然同意和同情这些来信,但是对于《札记》来说,都是节外生枝。《札记》毕竟是一本学术专著,对于学术以外的事,我用不着答复,何况我也不愿意花时间节外生枝。

由于上述原因,《水经注研究四集》的事被搁下来了。虽然在这段时期中,我实在也发表过一些酈学论文,特别是有关胡适和其他一些酈学家的评介,而且在大陆、台湾和国外作过几次酈学演讲。虽然自知文不雅驯,但是论数量,已经应该整理出版了。去年10月,承绍兴市各界为我的虚度八十举行祝寿会,而绍兴市水利局又以参观环城河作为祝寿活动的内容。时隔不久,绍兴市水利局邱志荣副局长又与我商量市区内古运河的整治事宜,并且向我约稿。这就使我想起了《四集》的事。我曾经为家乡绍兴的水环境写过好几篇文章,从禹治水的传说直到绍兴水利史。我是从小在家乡的水环境中长大的,这半个多世纪中,家乡水环境的种种变化,一直使我萦绕于怀。《四集》的整理出版,就算我对家乡水环境的一种纪念吧。

收入此集的四十多篇文章,绝大多数都是这十几年中公开发表过的,当然也有少数几篇例外。除了专为《四集》写的《〈水经注〉记载的古代绍兴》外,也还有几篇是过去曾经发表而以后又增补改写的。例如《杨守敬传》,往年我曾写过《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及其〈水经注〉研究》,原刊于《书林》,并收入《三集》,但此稿属于期刊约稿,事后我感到言犹未尽。杨守敬当然是个著名酈学家,但其为学也存在一些缺陷,所以之后我又本着不为贤者讳的态度,重写了此文。另一篇是《熊会贞与〈水经注疏〉》,往年我也写过一篇《熊会贞酈学思想的发展》,原载《中华文史论丛》,后来收入《二集》。熊氏在道德学问上都是我深深敬佩的酈学

家,《水经注疏》之成,他实在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可能超过乃师,所以又写了此篇。这次与杨传一起收入《四集》。

自从我的《水经注》研究论文集以及其他鄙学论著出版以来,中外学术界都已发表了不少评论,其中有的是我的前辈学者,有的是我熟悉的朋友,也有的是素昧平生的同行,数量已达数十篇。承蒙他们的鼓励、鞭策、批评、指正,我当然由衷感激。特在此集卷末附录四篇,其中两篇发表于大陆,两篇发表于台湾,供读者参阅,并希望继续得到学术界的批评指正。

陈桥驿

2003年2月于浙江大学

目 录

序·····	1
读胡适研究《水经注》的第一篇文章·····	1
[附录]乾隆酈学全、赵、戴三家札记	
——三家研究《水经注》独立同归探讨·····	11
评《胡适手稿》·····	30
论胡适研究《水经注》的贡献·····	65
我说胡适·····	85
全祖望与《水经注》·····	94
赵一清与《水经注》·····	110
杨守敬传·····	125
熊会贞与《水经注疏》·····	144
汪辟疆与《水经注》·····	168
钟凤年与《水经注》·····	182
吴天任与《水经注》·····	198
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	209
近代酈学家与酈学研究·····	232
《水经注》与酈学——并简论日本的酈学研究·····	259
探索“酈道元思想”的初步想法·····	270
《水经注》记载的古代绍兴·····	276

酈道元笔下的洛阳	284
《水经注》记载的淮河	290
《水经注》记载的广西河流	298
《水经注》中的三峡	307
《水经·沮水篇》笺校——兼考中国古籍记载的朝鲜河川	315
《水经注》记载的禹迹——再论禹的传说	331
《水经注》记载的范蠡	340
《水经注》中的非汉语地名	346
《水经注》和它的文学价值	361
说梦记鬼——《水经注》索隐(一)	368
裴秀与京相璠 伍子胥与文种——《水经注》索隐(二)	376
鲜卑语和鲜卑文——《水经注》索隐(三)	386
《水经注》版本和校勘的研究	397
历史上徽州酈学家的《水经注》版本	408
《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序	419
《水经注疏·江水校注补》序	428
关于《酈道元评传》的《序言》	433
“人与自然旅行家系列”《酈道元》后记	447
汪士铎《水经注图》后记	452
《水经注校释》跋	461
关于《水经注校释》	470
《酈学札记》自序	479
《水经注全译》序	487
题解本《水经注全译》序	496
简化字本《水经注》后记	508
《水经注》各卷《题解》	520

[附录]评论选载

陈桥驿之《水经注》研究(吴天任)	566
陈桥驿与郾学研究(王守春)	578
陈桥驿与《水经注》研究(颜越虎)	589
评价陈桥驿《水经注校释》(周筱云)	602

读胡适研究《水经注》的第一篇文章

《中华文史论丛》于1979年发表了胡适遗稿《〈水经注〉校本的研究》，包括胡适致顾廷龙、陈垣、徐森玉等信札十封，论文六篇，资料若干种。当时，大陆学术界以为这是胡适留在大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未曾发表过的《水经注》研究著作，所以弥感珍贵。实际上，这是海峡两岸学术界消息不通之故。当《中华文史论丛》发表这些材料时，《胡适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台湾已经出版了将近十年^①。胡适夫人江冬秀在《手稿》卷前《卷头的话》中说：“他平常过日子，什么都可以随便，只有做学问，写文章，不肯随便。他找材料，作文，都是自己动手；有些文章一夹一夹收存起来，也是自己动手，又小心放着，从不弄乱。”这话的确不错，后来我查对《手稿》，《中华文史论丛》发表过的胡适遗稿都分别收到《手稿》各集之中，说明他做学问，果然“不肯随便”。这些留在上海的材料，他都另外留有一套，“小心放着，从不弄乱”。《中华文史论丛》用很大篇幅发表的这一批材料，对当时的大陆

^① 《胡适手稿》各集出版时间：第一集，1966年2月；第二、三集，1968年8月；第四集，1968年10月；第五集，1969年1月；第六集，1969年8月；第七、八、九、十集，1970年6月。

学者当然很有价值,但其实是台湾在十年前已经正式出版的东西。

胡适是近现代的著名学者,他把他一生中的最后二十年时间倾注在《水经注》的研究之中。他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函札和其他资料,约近百篇,计一百余万字,全部收入《手稿》一至六集(每集三册)之中。现在我们发掘出来的《乾隆邨学全、赵、戴三家札记——三家研究〈水经注〉独立同归探讨》一文^①(以下简称《札记》),或许是《手稿》以外的惟一一篇胡适的邨学文章,这篇用英文撰写的文章,被收入在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之中。

这里有必要把收入《札记》的这部著作稍作介绍。美国著名汉学家阿瑟·赫梅尔(Arthur W. Hummel,汉名恒慕义,1884—1975),即曾于80年代出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Jr.)的父亲,他在40年代,组织数十位美国、中国 and 日本的汉学家,编著了一部拥有八百余人传记的《清代中国名人传略(1644—1912)》(*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胡适为这部《传略》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涉及有关清代学者《水经注》研究的问题。由于《序言》不可能详谈这个问题,因此他又于次年写了这篇《札记》,置于《传略》卷末,作为《传略》的一种附录。《传略》于1944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这是美国近数十年来的一部有关中国的重要典籍,《札记》附录于这部巨书之末,它的重要性当然不言而喻。《手稿》没有收入此文,《手稿》是按照“一夹一夹收存起来”的文章影印的,《手稿》无此文,

^① 此文以及胡适为《清代中国名人传略》所作的《序言》等,均由我的儿子陈三平博士委托他执教的加拿大 Carleton 大学图书馆通过馆际互借获得的,特表谢意。

说明胡适没有把此文收入他的文夹中,此事或许可作两种解释:一种是胡适的遗忘;另一种是根据《手稿》全部十集的情况看,胡适的文夹中没有英文文章。

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除了它附录于一部重要典籍以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胡适研究《水经注》的第一篇文章。因为根据他在1960年所写的《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重审赵戴〈水经注〉案的一次审判》^①一文中所说:“我是从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一月开始研究一百多年来的所谓赵戴《水经注》案的一切有关证件,于今已经十六七年了。”但他为《清代中国名人传略》作序,序末署1943年3月13日,比他所说的1943年11月还早半年多。他在《札记》中也说:“去年我花了整整六个月时间,专门研究这场有名的论战。”《札记》文末署1944年5月31日。因此,他所说的“去年”当指1943年。在1943年一年中,他“花了整整六个月时间”,此事当然不可能始于他在评论王国维文章时所说的“三十二年十一月”,而或许正是他为《传略》作序的3月。从这年3月开始,到这年11月,已经涉及了他这半年多的研究成果。到《传略》出版前夕,他又要求主编赫梅尔(恒慕义)把《札记》附于《传略》卷末,以和他的《序言》相呼应。所以他在《札记》开头就特别指出:“本书编者同意我撰写此文附于书后,我对此深表谢意。”胡适在其研究《水经注》的二十年时间中,写了上百万字文章,而此文是他开创之篇,它代表胡适个人郾学研究史的开端。此文最后提出了他对全赵戴三家《水经注》研究的五条结论,这是他在美国花了整整六个月的研究成果。

^① 《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

此文发表以后,他在美国继续用一年多时间研究《水经注》。1946年7月回国,他公开宣称:他正在全力从事《水经注》的研究。正如费海玘所说:“三十五年(按:1946)胡先生回国,记者传出他研究《水经注》的话,于是上海的朋友纷纷把见过的《水经注》告诉他,北平的朋友亦然,于是全国的《水经注》都集中到他的寓所,达三大橱之多。”^① 1948年12月初,为了庆祝北大五十周年纪念,他在北大举办了一次《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各种《水经注》版本达四十一种^②。他无疑是郾学史上搜罗《水经注》版本最多的学者。是年12月中他从北平南下,在南京和上海又搜罗和查阅了若干版本。他于1949年4月去美国,继续《水经注》的研究,1958年4月返台湾,直到1962年2月24日去世,一直从事《水经注》研究,二十年从未间断。《手稿》中的这上百万字研究成果,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篇《手稿》所不收的《札记》,是他二十年郾学生涯中头六个月的成果,但现在看来,这六个月对胡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这第一篇文章以后的二十年中,尽管胡适发表了大量的《水经注》研究文章,但他在《札记》中所提出的五条结论,除了其中有关全祖望《水经注》的一条被他自己所推翻以外,其余四条,他一直坚持到底。而且,为了使这四条更为充实,他继续深入研究,写了许多比《札记》更重要的文章。下面把他在《札记》中的五条结论及其以后的研究情况作一点说明。

结论的第一条,主要是为了证实戴震没有看到过赵一清的校本《水经注释》。胡适在这个问题上花了极大的力气,因为人

① 费海玘:《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② 据胡适自编《〈水经注〉版本展览目录》。